



心灵小品

月光村子

李业成

我从光着脚丫在街上跑就结识了村子里的月光。不论哪条街，哪条巷，哪堵墙，都在我记忆里守着。街怎么拐路怎么拐，巷怎么弯路怎么走。月光熟悉这些街巷，再深的巷也能拐进来。街巷里不需要门牌，高门楼矮门楼土门楼砖门楼，区别不同的院子不同的人家。月光照到哪一个街口，哪一个街口树影婆娑，月影婆娑。月光照进哪一条巷子，哪一条巷子里的孩子都往月光里跑。在孩子们的脚步下村庄焕然一新。

我熟悉每一条街巷，我好像不是呼吸空气，是呼吸月光。别处没有同样的月光，没有同样的村形地貌。我是呼吸着村子里的月光长大，就像吃村子里的井水、吸村子里的空气一样。一个人从小喝了一个地方的水，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口音，就像我决定了我的有形的月光。我的月光是

有形的，和我村子的地貌一样的形，和我的院子一样的形，和我熟悉的那堵墙一样的形。街是怎么进怎么出的，月光也是怎么进怎么出的，胡同是怎么弯怎么拐的，月光也是怎么弯怎么拐的。所有的街，所有的胡同，所有的墙，都被月光染了个淋漓尽致，都是有形的。门前的台阶是怎么铺的，月光也是怎么铺的，墙外的草垛是怎么挤怎么歪的，月光也是怎么挤怎么歪的，那些墙与地面是怎么折成角的，月光也是怎么折成角的，墙与墙是怎么对接的，月光也是怎么对接的。哪棵大树立在哪家门口，哪个街口楼下怎样图形的树阴，哪家院子被地势挤扁了，哪家院墙被地势挤歪了，这一切都是有形的。在月光村子，夜晚并没有按

时睡去，家家院门敞着，因为孩子们都跑到街上去了，他们是那么懂得月光的利用价值，在月光里疯玩，嗡嗡呀呀的童谣，这些童谣并非什么人流传，也没有人能收集和整理，都是孩子们即兴创作，大人们根本听不清，是孩子们的门前的月光，就像风刮到自己的院子就是自己的，雨落在自己的田里就是自己的，自己的枝上开花，自己的禾苗长高，月光也一样，不需要一个宇宙观念，也无论照古人还是照今人，照在自己的地上就是自己的，一村、一巷、一院、一墙、一窗都是自己的。

月光顿然唤醒人们家园意识，发现家园是那么可亲可爱，那么温馨安定。大黄狗睡在门楼下，绊一脚都懒得动，家园安定得可以让狗睡个好觉。在这恬静的月光里村庄全部放松了，馒头馒头放松了，犁把放松了，牲口放松了，农人的筋骨放松了，放松得可以拆散了休息，月光就是给了人这样的安逸。

平时想不到村庄的意义，想不到她是一个那么温馨安定放松的家园，体会不到家园的存在和家园的意义，因为月光，一下子把人提醒了，让人感悟了。村里有人想着外头，外头有人想着村子，疲惫的心，无论在途中，在工地，在高楼大厦，在眺望中，在思念中，甚至在灯红酒绿的声浪里，都可以回到自己的月光村子，寻找安定，悄悄地，连门楼下蹩脚的黄狗都不惊动。



坊间纪事

老妈是个“犟拐拐”

廖晓梅

老家的葡萄熟了，老妈整日念叨着要回去。我们决定一大早就她回去。她计划回去只呆一两天，却拉拉杂杂翻出来一大堆需要带回来的东西，并四处找合适的袋子来装。

我正准备劝她把不必要的东西放下，她却气冲冲地大声质问我：“你不是又把我最喜欢的无纺布袋子扔了？你这个败家子！”

我不由得扶额，没错！我的确喜欢背着她扔的东西。老妈有句招牌名言便是“货放百日自醒”，哪怕一件东西放十年八年不用，她还依然坚持她的信念——

总有有用的时候。于是家里的空间越来越局促，所有的地方都被她塞得满满当当。当着她的面我不敢扔，背过她后我便胆肥地把有些东西毫不留情地解决掉，何况一个脏兮兮的旧无纺布袋子。

用两个新袋子代替了她的旧袋子，她却还不满意。一路上念叨了多次她的袋子，指责了无数次我是“败家子”，还把她的至理名言又拿出来教育了我很多遍。到家了，我以为耳根清净了，她换了身衣服后继续：“你看我这身衣服，是在你扔进垃圾箱后又捡回来的，现在穿上哪里不好，你就光知道扔……”

我只好把话题转移到葡萄上来。说起老家里的葡萄树也有二十多年了，跟着我们这样的主人，葡萄也是相当憋屈的。一年到头，没有人给施肥没有给人给修剪，任其自生自灭。更没有给搭几个结实美观的架子，开花和结果时都没有人护理和照看。主人懒惰，但是葡萄争气，玉石般的绿葡萄每到八月份都会挂满那个凑合着搭起的木头架子上，我们算好时间只需要回家收葡萄便是了。

一到这个季节，老妈便开始惶惶了。她总在我这里念叨：“葡萄熟了，不知道雀儿们有没有去祸害？不知道邻居家的熊孩子有没有去糟蹋？”她甚至在七月中旬便作出一个伟大而艰难的决定——回老家专职守葡萄。我真是无语，问她“离成熟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，莫非你回去整天坐在葡萄架下眼睛一眨不眨看着葡萄等它成熟？”

在我较为含蓄地反对下，她没回成，便拜托了我二妈，玉芳嫂，李婶儿……帮我们照看葡萄。

秋声赋

“二大爷，二大爷哎！”他向西边喊两声。西边是丙生老人的家，老人已经套好了驴车，他点燃三根香，在香案前磕头，又填一锅早烟吧嗒吧嗒地抽。太阳跳上老枣树，丙生老人磕烟锅，太阳又往上蹿了一炸，老人从屋里取出长鞭，往驴屁股上使劲儿拍了一巴掌。

“噼——啪——”一声鞭响，瞬间填满了整条街巷，“哟哟，驾驾”老人已年过古稀，声音依旧如一口洪钟。“开——镰——喽喂”老人扯开嗓子喊，像是老黄历一般，春种秋收，下种开镰，老人与节气时令早已达成了某种默契。人们瞬间蹦进巷子里，牵驴的、拉车的、扛镢头铁锹的、左手拿镰右手提水葫芦饭包的、突突突开拖拉机的、领着孩子撵着羊的。依旧是一股洪流，哗啦啦涌向四周的田野。

“啪啦，啪啦”掰玉米的声音，“噉哩，噉哩”割谷子的声音，“砰啦，砰啦”砍玉米秸的声音，“噉啦，噉啦”杀高粱的声音，“哗啦，哗啦”装豆棵的声音，“吱扭，吱扭”车轮转动的声音，“唧唧，唧唧”赶牛车的声音……“聒聒，聒聒”蛴螬的声音，“唧唧，唧唧”蟋蟀的声音，“扎织，扎织”纺织娘的声音……“咕嘟，咕嘟”仰头灌水的声音，“吧叽，吧叽”大口嚼煎饼的声音，“叮当，叮当”碗

偏屋里传来的声音，“噉哩，噉”是刘家当院里跑出来的声音。“噉哩，噉，噉哩”终于分不清是哪家的声音了，村庄打磨农具的声音淹没了刷锅声、洗碗声、小孩的啼哭声、唤羊声、喂鸡声。村庄的声音出奇地一致，这声音汇成一股有力的洪流，沿着村道啦啦啦啦向四周的田野里去了。

不知是谁先听到第一缕来自村庄的声音，是一棵玉米，一株豌豆荚，还是一只肥硕的蛴螬？它再也憋不住了，亮开嗓子喊了一声。也可能是这股洪流同时涌入它们的耳朵，它们一起亮开嗓子大喊了一声。整个原野霎时间沸腾起来了。玉米挥舞着手臂跳起欢快的舞蹈，你拉扯一下我，我拉扯一下你，你挽着我的胳膊，我搂着你的细腰；豆棵摇晃起清脆的小铃铛，高粱边舞蹈边不时弯腰，向脚下一只路过的蚂蚱点头问好。其他如蚯蚓翻身声、南瓜窃窃私语声、金龟子谈情说爱声、蜻蜓振翅声，也一时响起，整个原野像烧开的一口大锅，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止沸。

“吱嘎”，一个拿镰的人开门，向街巷里张望了一下，只有一条狗在逡悠。“吱嘎——”，又有一个拿着镢头的人开门，他静静地等在巷子里，镢头在脚下立着，锃亮的刃口闪着寒光。



时尚辞典

语文之用

林文华

为什么语文作业老收不齐?为什么语文课上老人挂羊头卖狗肉?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请语文老师做家教……你们把语文欺负得太厉害了，悲哀啊，除了高考，你们不知道学好语文有什么用。在你们看来，语文属于庄子说的“无用之用”吧。

其实，无用之用，方堪大用！这也是庄子说的哟。

语文之用，重在务虚。你们想想看，一个被唐宋词浸润过的男子，那是怎样的锦绣口妙语连珠？一个被诗词歌赋熏陶过的女子，那是怎样的蕙质兰心气质优雅？一个被文学名著滋养过的公民，那得有怎样丰富的内心世界，怎样崇高的精神境界？

语文之用，用于无形，就像空气一样虽然看不见，我们却一刻也离不了她。语文所涵养的，是一个人内在的心灵和气质；语文所提升的，是一个人在外的文化素养和精神面貌。语文的重要性，你该知道了，以后再敢欺负她吗？

语文之用，装点门面。新婚之夜，新郎拉着你的手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赞叹：“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啊！”你要没读过《诗经》，断然听不懂你的如意郎君在说些什么，还以为他脑子烧坏了，其实是你没文化。

语文之用，装点门面。新婚之夜，新郎拉着你的手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赞叹：“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啊！”你要没读过《诗经》，断然听不懂你的如意郎君在说些什么，还以为他脑子烧坏了，其实是你没文化。

语文之用，装点门面。新婚之夜，新郎拉着你的手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赞叹：“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啊！”你要没读过《诗经》，断然听不懂你的如意郎君在说些什么，还以为他脑子烧坏了，其实是你没文化。

长白天平一脉牵

傅绍万

小长白天位于山东邹平县的南部，天平山是苏州的一座名山，两座山因历史上一位名人而紧紧联系在一起，他就是写出了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的范仲淹。

在小长白山的醴泉寺，范仲淹开始了他的读书治学之路，立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。范仲淹是苏州人，因为父亲早逝，随母亲改嫁来到邹平的朱家庄，在邹平期间，留下了许多佳话。

范仲淹家中不富裕，读书期间，他每天熬一锅粥，分成四份，早晚各吃两份。传说，一天晚上，他正在读书，两只老鼠不断从荆树洞里出来骚扰。他生气地挖开了荆树根旁边的鼠洞，里面埋着一堆金、一堆银，范仲淹把鼠洞掩埋好，再也不去理会。

很多年后，他已经功成名就，醴泉寺起了一场大火，寺院住持为了重修寺庙找到他，临走时，他给了住持一包茶叶、一封信。住持回到寺院，打开信一看，上面写着四句话：荆东一池金，荆西一池银，一半修寺院，一半济僧人。这个故事，表明了范仲淹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。

苏州是范仲淹高风亮节弘光耀的地方。他考中进士之后，上奏皇帝，恢复范姓，并在苏州老家做了许多事情。一次，他买下了一处田产，请一位堪舆先生看看风水。先生说，这是一块风水宝地，在这里建设宅院，可以使范家世代不绝卿相。他说，既然是这么好的地方，就不应当一家独占，那就办一所义学吧。在家乡，范仲淹办起了义学，还买下了大量的义田，设立了义庄，收入完全用来接济家族中的穷困人。范氏义庄，自公元1050年设立，至清宣统年，持续了800多年，土地由当时的1000亩增加到5300亩，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。他所创办的义学，成为苏



读史札记



人在旅途

胡进

重走长征路已经一年多，始终不能忘怀闽西那块红色的土地和英雄的人民。我在闽西的时候就跟同行者说过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，人事如何变迁，这一块土地都将永远值得人们缅怀和尊崇。

闽西中复村是红军长征始发地，因此叫做“红军长征第一村”。1934年9月30日，小村观寿祠祠堂前聚集着数千名红军，誓师大会后，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“得知红军即将转移的消息，乡亲们冒着绵绵细雨，拿着鸡蛋、花生、地瓜干、草鞋、布鞋，从四面涌来送别自己的亲人。”一边听着导游的解说，一边也旁听到了现任中复村党支部书记的介绍。他告诉我，当年红军动员大会就在这个观寿祠的广场上举行，红军给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的男儿们犒劳的只是一碗大肉。当年家家户户都有儿孙加入红军队伍。让我动容的是，中复村跟着红军长征的六七百热血男儿，远离故土，大都没回来。

红军出征的第一仗就是中复村的那个山头松毛岭。松毛岭的战斗十分惨烈，七天七夜红军战士捐躯赴义一万多

凝眸长征“起点”

人，山坡和人体一同被炮火烧焦。更惨的是红军过后还乡的对头们那些无情的杀戮。鲜血没有改变闽西群众紧跟红军的信念！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令人感动。

还是在这个中复村，南山镇文化站的赖富家讲述过一个女人催人泪下的故事：蔡冬莲送儿子钟童生，蔡四嬷送丈夫钟才送，上官观音妹送丈夫钟百寿，何香味送丈夫钟则儿……赖富家还唱起了当年送别时的山歌：“郎当红军莫念家，专心革命走天涯；十年八载不算久，打倒反动再回来……”歌声如诉如泣，催人泪下。

最让我动容的是赖二妹和钟奋然的故事。赖二妹和钟奋然是一对新婚夫妇，他们本应男耕女织度过他们平静的一生，可是时势造就了他们的命运。赖二妹毅然决然地送新婚丈夫跟定红军走向未知的征途。没有丈夫的岁月她只能是独自等待，10个月之后赖二妹生下儿子，孤独的女人上山砍柴下地耕作，和独生的儿子相依为命。在漫长的30年等待中，赖二妹空闲的时候就痴痴地坐在自家门楣上，默默地等待丈夫的归来或者是千里之外的一声问候。30年的期盼换来自家门楣一道深深的凹槽，填充这空白的是丈夫战死沙场的消息。痴情的

赖二妹无处寻觅丈夫的尸骸，能做的只是为亲人修建一座衣冠冢，她将自己的思念永久埋藏在大地深处。本应盛放丈夫的棺材里，精心安放着她每年给丈夫做的新衣裳和鞋子。30年里每年一套新衣一双新鞋，都装进了盛载着丈夫魂灵

的棺材中。衣冠冢正对自家大门不足50米，守望着坚贞不渝的赖二妹。二妹余生依然每天坐在门楣上遥望衣冠冢，直到她105岁永远地睁不开双眼。将近一个世纪的坚守见证赖二妹的信念和贞贞。

赖二妹和钟奋然的儿子如今也80多岁了。他还记得母亲当年在父亲墓碑前说的话：“然哥，你的儿子已经成人，我带你来看你。”

知道了赖二妹的故事后，我时常会想，闽西人民为革命作出那么大的牺牲，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在老红军钟根基的身上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。

中复村宣传栏里有一个人，曾被认认为是“一个没有用的人”，他叫钟根基，是老红军。当年，钟根基和同村17位青年一起，相约在中复村的廊桥上报名参加红军。出发前17人跪地起誓：谁活着回来，谁就要为不能回来的男儿向父母尽孝。时光流转，当年的誓言不幸言中，十七人唯有钟根基还活在世，他有勇气放弃既得的一切，信守当年的